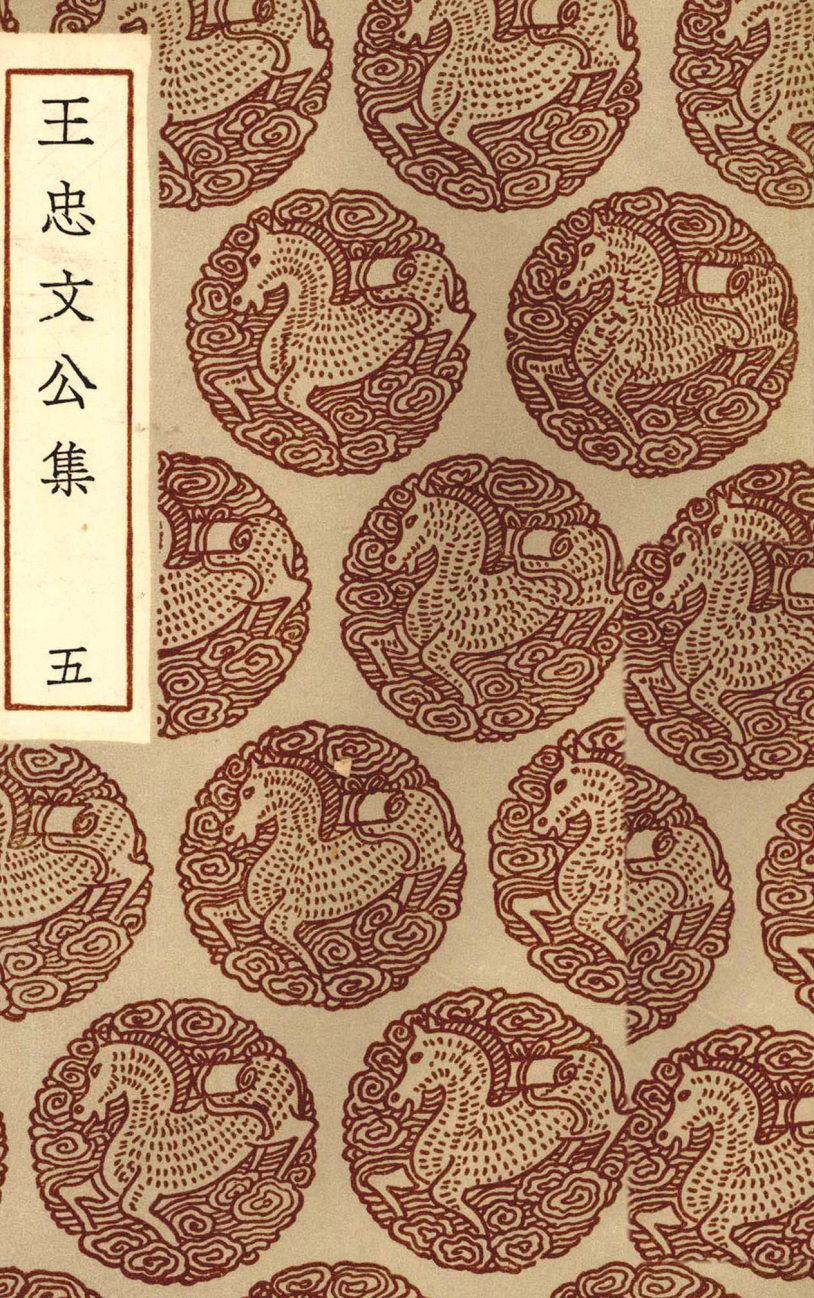


王忠文公集

五



王忠文公集

(五)

王 禕 撰

王忠文公集卷十

擬春秋文辭一十首 并序

春秋之世。王室之告諭。列國之往來。專尙乎修辭。故閔馬父謂文辭以行禮。而仲尼謂非文辭不爲功。觀乎左氏內外傳所載。凡其爲辭。皆從容委曲。而意已獨至。蓋是時聖人餘澤未遠。涵養之久。故辭氣不迫。非後世專學言語者比也。諱之少也。喜攻言語之學。閒嘗擬爲當時之辭若干首。顧其辭氣卑薄。豈能庶幾乎古人。徒以志學古之意焉耳。

齊桓公請成于魯

齊桓公將圖伯。諸侯與之。旣爲會于北杏。魯獨後從。乃使請成于魯曰。昔文、武之造周也。時則有若周公及我先君太公。任居股肱。有大勳勞於天下。是以周公封魯。太公封齊。以藩屏周。及成王嗣位。使召康公錫命太公曰。五侯九伯。女實征之。以夾輔周室。載在盟府。世世子孫。其曷爲敢忘。平王之東遷。周有衰德。我先君僖公。屬東諸侯。將修其先職。惟魯克念周公之故。隱公實與同好。而僖公無祿。業用弗就。爰及今茲。王綱日弛。內而兄弟之國。隳廢侯制。外則蠻貊猾夏。侵敗王略。寡君圖惟率先王之命。承先君之志。而侯伯之職是修。以尊王室。外撫四鄰。而綏和我諸夏。非賴我一二兄弟。同心僇力。其曷有濟。大國周公之

胤祚世秉周禮。諸侯之望。於是乎在。譬諸衣焉。君猶領也。網焉。君猶綱也。大國若惠徼周公之靈。率先諸侯。與我同好。諸侯其孰有不從。於以崇信明義。宏濟大業。寡君之願。而非所敢望也。敢布以請。唯大國實重圖之。於是莊公及齊平。而盟于柯。

齊桓公告諸侯盟首止

惠王將廢世子鄭而立王子帶。齊桓公定其位。既合諸侯。會世子于首止。且使管仲言于諸侯曰。諸侯之國。藩翰王室。猶手足之衛元首。王室之寧。諸侯之福也。昔在文武。父作子述。用建王業。成康繼之。持盈守成。曰靖四方。至于厲王。躬秉虐德。流居于彘。而宣王在幼。則有召公虎長而輔之。克祗厥紹。以中興周。則以名之。素定故也。天不靖周。幽王昏庸。溺愛少子伯服。將授之位。而太子宜臼是害。宜臼奔申。申伯與西戎伐周。幽王戰死。諸侯乃舍伯服而立宜臼。是爲平王。平王東遷。王室用微。是則王室之不寧。由王嗣之建。乖其適尊。有以致之。抑非我兄弟之能。致力於王室。亂其曷有敕寧。今世子名則適嗣。其猶平王之當立。而叔帶效尤伯服。將反易天倫。自作不靖。以貽王室憂。且先王之命曰。王后無適。則擇立長。貴適賤尊。名之正也。今我兄弟奉先王之命。會世子而定其位。以正名也。名者。義之經也。義者。禮之宗也。禮者。政之本也。名以正義。義以生禮。禮以出政。政以立國。治之道也。王室之治。而亂靡有生。我一二兄弟。其何福如之。我兄弟其或名之弗共。而棄禮畔義。崇慝黨讐。以奸先王之命。而啓亂原文。武成。康之靈。如天在上。其

誰敢弗虔而猶敢弗虔。是棄文、武、成、康之命。而以幽、厲待吾天子也。我兄弟盍終圖之。諸侯乃尋盟。

晉欒枝對楚

城濮之役。楚子玉使鬬勃請戰。晉文公使欒貞子對。且數楚曰。天禍中國。而楚焉是肆。惟爾楚。華路藍縷。以啓山林。翦焉陋荒。僻在外服。而恃其險阻。僭竊名號。以抗衡于中夏。干戈相尋。靡有寧歲。王貢之不供。王度之不守。齊桓公是以糾合諸夏。南向問罪。召陵尋盟。亦既悔罪。屈服中國。庶其有寧。而天未悔禍。齊桓卽世。及茲一紀。夷德無厭。復肆爲封豕長蛇。以荐食上國。漢陽諸姬。夷滅殆盡。惡積慝稔。皇天后土。同所憤疾。我寡君夏盟是主。以徼福于中國。是用悉索敝賦。以與楚相周旋。惟是楚君之惠。未之敢忘。故退避三舍。圖以爲報。楚大夫必將狃於一戰。以決勝負。則曲非在我也。寡君亦惟小惠是徇。而大恥未雪。非所以明天常而共王命。敢煩二三子。戒爾車乘。敬爾君事。詰朝相見。晉國表裏山河。使幸而捷。楚其猶敢北向。楚而敗也。雖方城爲城。漢水爲池。吾恐其亦何恃。惟大夫圖之。

晉文公請王狩

晉文公會諸侯于溫。將以諸侯見。乃召王狩。使請于王曰。臣聞之。天子五載一巡狩。方岳而諸侯會同。咸述所職。昭王制。謹侯度也。肇自唐虞。於禮爲古。故我周之制。因而仍之。昔有宣王。承厲王之亂。爰巡狩東都。諸侯畢會。故業用中興。功昭復古。自是以來。茲禮不講。王室之不競。豈職此之故。惟平王之東遷。時則

先臣仇實資依輔。勳在王室。今臣重耳。率諸侯。信大義。共先臣之業。以同獎王室。惟是巡狩之典。不宜久曠。故願親舉玉趾。照臨下土。式遵先王之舊。則豈惟我諸夏列國。各修朝覲。以行述職之禮。將威靈所被。四夷荒服。莫不震疊。來享來王。其誰敢或後。臣重耳敢用稽首再拜以請。天王遂狩于河陽。

周襄王錫命魯文公

魯文公元年。周襄王使毛伯來錫命。王若曰。嗚呼。維昔周公。相我成王。成文武之志。崇禮興樂。弼成至治。厥勳茂焉。爰祚大國。受封于魯。周公卽世。成王追念其勳庸。祀之以天子之禮樂。是故諸侯之於王室。魯最親且尊。而王室之視魯。猶大廈之有柱石。實嘉賴之。在禮。諸侯嗣位。喪畢則來朝。以士服見。於是乎有袞冕圭璧之賜。始受命焉。今叔父承周公之統。撫有魯國。余不佞。恐以彝典。勤叔父。是用使毛伯衛往。錫余命。昔成王初政。周公戒之。有曰。繼自今。我其立政立事。今余亦以命爾。嗚呼。叔父。其尙懋敬之哉。

周告齊請城王城

周靈王一十三年。穀洛鬪。毀王城。周將復城之。使告于齊曰。昔我太王。王季。肇基王迹。實在西土。至於文王。誕膺天命。天下歸周。爰邑于豐。武王克商。既有天下。復京于鎬。然當武王之克商也。九鼎實遷之洛。其言曰。我南望三塗。北望嶽鄙。顧瞻有河。粵瞻洛。伊。毋遠大室。將營周居于洛而未遂。成王踐祚。周公召公相之。首洛邑之是營。故書曰。我乃卜澗水東。灋水西。惟洛食。我又卜灋水東。亦惟洛食。洛邑旣成。用建成

周稱東都焉。成王實來。禮于文武。乃歸宗周。而周公留洛。篤前人成烈。則是武王、成王。雖未嘗都洛。固以是爲宅中。有望於嗣王也。迨至平王。乃始東遷。成周克紹先志。將二百年于茲矣。王室之既卑。非復先王之盛。抑微福假靈於武王。成王。故罔致廢隕。今天降災于周。穀洛水鬪。王城毀焉。以宗廟社稷之重。弗獲奠安。而財用匱乏。土功之不易。余一人憂懼。不遑寧處。伯舅東表之大國。職在夾輔。世有勳勞於王室。今若復肆大惠。修成周之城。俾王室奠安。余一人用寧。則周公召公之爲也。其何功如之。厥功所施。豈惟余一人是賴。武王、成王之靈。實寵嘉焉。齊人乃城王城。

魯季孫行父對晉遺弼

魯文公六年。使季文子聘于晉。至。晉襄公卒。晉人辭焉。文子對曰。晉主夏盟。於今再世。大邦小國。畏威懼罪。歲時修好。孰敢有闕。雖然。敝邑之微。好於大國。則非徒霸力之是懼也。周公、唐叔。親則兄弟。後世子孫。繼好修睦。罔敢有失墜。寡君之嗣位。六年之間。君臣會盟于晉者五。朝聘于晉者二。凡以敦先志。昭舊好也。夫物以行禮。禮以合好。是故行父之來。寡君親授之玉。俾奉于下執事。庶幾成禮。以踐前好。今天不弔。晉不幸。晉君棄羣臣。而大夫以喪故辭。使寡君之願。不得以遂。是因一國之故。而廢二國之好也。無乃不可乎。行父聞之。禮有常有變。變而得宜。固爲正也。執事若微惠敝邑。俾行父得奉玉帛。以薦諸几筵。因變而成禮。將寡君之心。晉君之靈。實鑒臨之。二國之好。其何有厭數。晉人許之。成禮乃還。

高帝封功臣鐵券辭

史唯載帶礪而下四句。今補其辭。末二句。從漢楚春秋。

惟六年冬十二月甲申。皇帝若曰。自昔有天下者。功成治定。皆列爵分土。以廣封建。示天下爲公也。朕平秦亂。海內爲一。不五年遂成漢業。此雖天之所命。抑諸臣之功也。褒有德。賞有功。古今通誼。朕不敢私。謹命有司。次第功狀。封爾徹侯。用建爾國邑。使黃河如帶。泰山若礪。漢有宗廟。爾無絕世。烏虜敬之哉。

張良辭高帝

史載良語簡。今衍其辭。

張良佐高帝。定天下。旣以功封留侯。卽謝事引去。辭高帝曰。臣聞四時之運。功成者去。天之道也。老子之教。貴乎知足。孔子之道。在乎時行時止。易曰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。其唯聖人乎。臣愚無識。然竊明此久矣。以家世相韓。不忍韓滅。誓爲韓報仇。故不愛萬金之資。艱難從事。獲事陛下。今仇韓者已滅。而天授陛下。不五年一海內。然臣未嘗攻城野戰。效尺寸之功。徒以三寸舌與謀帷幄耳。陛下幸過聽。故時時言輒中。此陛下之明。天之所命。非人力也。今漢業已成。諸功臣皆剖地受封。而臣亦封萬戶。位列侯。此布衣之極。於良足矣。知足不辱。滿盈者。天道之所忌也。昔者范蠡佐越亡吳。魯仲連爲趙絕秦。張孟談相趙敗智氏。皆功成不居。卽引去。此三子者。當戰國時。士無定君。君無常臣。猶得進退各遂其願。況今天下爲一。萬姓臣妾。人必各獲其所。乃可。陛下誠愛臣。願縱臣。臣得棄人間事。從赤松子遊。志願誠足矣。

文帝賜吳王璽書

朕念高皇帝艱難定天下。衆建親支。用作漢藩輔。所以隆本厚基也。王王南土。秉德奉職。以衛社稷于茲有年。今春秋高。多疾病。數欲入朝不果。朕惟親親之故。每惻焉疚懷。如聞外之議云。王頗有嫌。不欲朝。故託於疾耳。朕竊怪之。朕縱不能修德飭行。以信天下。王骨肉至親。敵吾一體。謂宜有以贊導之。豈肯疏其所親。忘先帝之念乎。朕所不信。故明以諭王。遣使賜王几杖各一。王其親醫藥自厚。毋遺朕憂。詩不云乎。靖恭爾位。好是正直。神之聽之。介爾景福。惟王其念之。

武帝置五經博士詔

昔孔子贊易。刪詩。定書。作春秋。修禮樂。厥爲六藝。然樂以與詩表裏。無成書也。帝王之道。五經備矣。秦爲無道。燔滅典籍。以愚黔首。因底亂亡。漢興。我高皇帝馬上得天下。詩書之事。未遑暇也。孝惠皇帝始除挾書之律。孝文皇帝復廣游學之路。經籍自是稍興矣。今易以卜筮故。幸亡恙。詩亦次第以具。春秋有公羊氏。穀梁氏傳故傳。書有伏生所傳。禮有高堂生所傳。五經蓋粗完矣。然去聖日遠。章句遺辭。乖疑離析。先聖之道。鬱而不章。朕甚閔之。今建立五經。爲眞博士。使各專其業。用以扶微學。尊道藝。庶幾異端屏息。聖眞顯著。稱朕意焉。

賢良對武帝策

武帝本紀。元光元年五月。詔賢良曰云云。於是董仲舒。公孫宏等出焉。今按仲舒所對。在建元元年。宏所對。在元光五年。而此年所策。史闕其對。故補爲之。

詔曰。朕聞音在唐虞。畫像而民不犯。日月所燭。莫不率俾。周之成康。刑措不用。德及鳥獸。教通四海。海內

肅慎北發渠搜。臣羌來服。星辰不季。日月不食。山陵不崩。川谷不塞。麟鳳在郊。藪河洛出圖書。烏虜何施而臻此歟。今朕獲奉宗廟。夙興以求。夜寐以思。若涉淵冰。未知所濟。猗歟偉歟。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。上參堯舜。下配三王。朕之不德。不能遠媲。此子大夫所睹聞也。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。受策察問。咸書以對。著之于篇。朕親覽焉。對曰。臣聞帝王之治。有本有文。仁義道德。本之謂也。禮樂刑政。文之謂也。本以立之。文以輔之。此至治所爲成也。夫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。易曰。大哉乾元。萬物資始。至哉坤元。萬物資生。元卽仁也。仁卽其所以生物者也。天地不惟自生物也。又以是理賦於人。而人秉之以具諸心。故曰。仁。人心也。天地之生物也。細而草木鳥獸。大而君臣父子。兄弟夫婦。人之處之。必各得其宜也。得其宜者。義也。義雖在外。而制之者。心也。故義者。心之制也。道也者。天之所以示人。而人由之之路也。風雨霜露。日星山川。無非至教之示人。人由之而能察。則日用事物。各得其所當行也。德者。行道而有得之謂也。天之運也。健而不息。天之德也。地之載也。厚而不崩。地之德也。人能體天地之德以爲德。行而有得焉。故爲德也。天地之間。萬物區別。各有序也。聖人因其有自然之序也。制度品節之。而禮興焉。吉凶。軍。賓。嘉。三百三千之目是也。天地之氣。流通感召。本至和也。聖人因其有自然之和也。鼓舞動盪之。而樂作焉。咸池。雲門。英莖。韶濩之類是也。夫人心不能以皆善也。故有流而爲邪僻。聖人慮夫禮樂之教。民或不能盡化也。於是刑政制焉。五刑之屬。至於三千。而法令之布。大綱小紀。具有科條。凡以防民。使去惡而遠罪也。是

故仁義根乎人心之固有者也。道德體乎天地之本然者也。孟子曰：仁，人心也；義，人路也。孔子曰：在明明德。又曰：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。居仁由義，道德全備，則五典以秩，九疇以敘。故此四者，治天下之本也。禮樂以興起人之善心，防於未然者也。刑政以懲戒人之邪心，禁於已然者也。記曰：禮樂流行，天地官矣。孔子曰：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。禮樂刑政，兼舉而並行，則九經以正。六府三事，咸得其宜，故此四者，治天下之文也。夫本所以立治也，不可不同。故二帝三王爲治之意，無不同也。文所以輔治也，不必盡同。故二帝三王爲治之法，未嘗同也。孔子曰：殷因於夏禮，所損益可知也；周因於殷禮，所損益可知也。蓋其因者本也，所損益者文也。立之以本，輔之以文，帝王之治，亡不繇此。至治之成，而教化之美，固有可期。而然也。是故唐虞之時，畫衣冠，異章服，而不犯；成康之世，刑措而不用；日月所燭，莫不率俾；海內肅慎，北發渠搜，南撫交趾，氐羌徠服。蓋內而民人，外而夷狄，皆繇於教化也。是以日月不蝕，星辰順軌，而天道得其寧，山林不崩，川谷不塞，而地道得其平。麟鳳在郊，藪龜龍游於沼，河出圖，洛出書，而禎祥諸福之物畢至焉。斯皆至治之成，其效然也。中庸曰：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。正謂是也。漢室之興，除秦之暴，高帝躬創大業，功配堯舜；孝文、孝景，善於持盈守成，比迹成康，宏業休德，蔑以加矣。陛下承先帝之統，居帝王之位，奉帝王之職，固宜推古帝王所以爲治者而施之。然而至治之效，未臻於古者，意者爲治之意有未至，爲治之法有未周也。夫苟仁義道德爲立治之本者，既至矣；禮樂刑政爲輔治之文者，既周矣；教之既

明化之既成而至治之效猶弗古若者未之有也。臣聞帝王之治非可以速成也。孔子曰。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。又曰。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。此言必積累乃至也。漢興迄今且維其時而厥效未覩。宜陛下之以爲歎也。臣惟高帝之撥亂反正。文帝之恭儉謙讓。仁義道德之意蓋已至矣。獨其稽古禮文之事。乃未遑暇。此固有待於陛下也。陛下遵其意修其法。已至者加之意焉。其未至者勉強而力行焉。推而致之。二帝不足三。三王不足四也。子思曰。或安而行之。或利而行之。或勉強而行之。及其成功一也。此之謂也。臣愚識見淺薄不足以奉大對。冊曰。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。此非愚臣所敢知也。謹昧死上愚對。唯陛下裁擇。

張湯議肉刑

臣聞帝王之制刑。輕重貴在適中。中則事允而情稱。故死人不爲怨。生人以爲恩也。且死不可以復生也。故罪有重抵死而情輕者。聖人不忍卽處之死。於是肉刑制焉。所以減其死而全之生。使適輕重之中。雖曰傷殘支體。固愈於卽死矣。夫唐虞之時。象刑而民不犯。其治不可及矣。禹承堯舜之後。自以德衰而制肉刑。湯武因而用之。未之有改。誠以俗薄於唐虞也。漢初懲秦之暴。獨煩解苛。以就簡便。約法三章。然大辟尙有三族之誅。高后元年始除三族罪。及孝文皇帝遂詔除肉刑三。著爲令。甚盛德也。是時丞相蒼。御史大夫敬。奏諸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。當劓者笞三百。當斬左趾者笞五百。當斬右趾者皆棄市。且肉刑

本以減死。設令常劓者笞至三百。斬左趾者五百。率多死。而斬右趾者又當死。是外有輕刑之名。內實殺人也。孝景皇帝謂加笞與重罪無異。宜更定律。笞五百曰三百。三百曰二百。猶尙不得全。後復減三百曰二百。二百曰一百。自是笞者輕得全矣。夫笞而獲全。固已輕矣。然去笞一等。卽入於大辟。無已輕重懸絕乎。故令笞罪太輕。不足以當減死之律。以故奸宄不息。而犯法者滋益衆。公等議以爲復肉刑便。夫肉刑適輕重之中。重不抵死。輕不使人得苟免。三代所常行者也。今俗薄於三代。奈何用唐虞之刑。失時中之誼乎。且去笞輒當死。是以死罔民也。降死卽從笞。是末減太甚也。輕重失中。莫此爲甚。周書曰。士制百姓于刑之中。以教祗德。又曰。屬于五極。威中有慶。故中。聖王制刑之本指也。臣竊聞之。孔子曰。古之知法者。能省刑本也。今之知法者。不失有罪。末矣。又曰。今之聽獄者。求所以殺之。古之聽獄者。求所以生之。臣愚以爲肉刑之制。近古而便民。省刑之本。求生之道也。故欲使民遠罪而復三代之治。莫如復肉刑便。

司馬相如解客難

客有難司馬相如曰。蓋聞六藝之文尙已。包犧氏之作易。有畫無書。迨文王。周公。卦爻乃有辭。孔子傳之。其言豈嘗支。而造化之蘊。陰陽之蹟。情性之原。事物之故。鬼神之情狀。吉凶之兆。朕莫不該焉。唐虞之政。二典以全。雅頌十三國之風。僅三百篇。至於春秋。辭益謹嚴。二百四十二年之事。約以萬六千五百言。昭法戒。定賞罰。一字之褒。華袞之榮。片辭之貶。斧鉞之戡。從斯而談。五三六經之文。不亦旣簡而不繁乎。先

生固蔚然一代之辭宗也。謂宜擢撫帝王之要，採掇古今之類，探道奧，抽聖秘，總攬三才，揆括萬彙，作漢一經，襲舊六以爲七，庶幾繼孔氏之志，以作憲于萬世。然乃競其瑋麗，夸誕之言，肆其淫佚，侈靡之指，虛談詭語，無補於彝倫，濫說溢辯，不遵乎政治。曾何崇論宏議之匡國，曷有眇意幽思之燭理，荒忽變眩，徒馳騁於有無之際，借曰多識博物，賦頌所託，勸百而風一，譬猶鼓鄭、衛之音，曲終而奏雅，不已戲乎！且夫立言不經，雖好不式，措意不古，雖廣不極。先生之於文，雖落筆萬言，揮霍充斥，簡累牘聯，車輦皮積，意者其殆無益乎？相如喟然嘆焉，乃應客曰：嗟乎陋哉！子之言文也，子以爲章句之間，言辭之末，爲足以盡夫文乎？文之時義大矣哉！經緯天地，黼黻造化者，固文之至也。易曰：文明剛健。語曰：遠人不服，則修文德以來之。三王之政曰：救質莫若文。堯之德曰：煥乎其有文章。舜則曰：濬哲文明。禹則曰：文命敷于四海。周則曰：郁郁乎文哉！此皆文之謂也。是故兩儀，文之體也。三綱，文之象也。五常，文之質也。九疇，文之數也。道德，文之本也。禮樂，文之飾也。孝弟，文之美也。功業，文之容也。教化，文之明也。刑政，文之綱也。號令，文之聲也。聖人職乎文者也。君子章之，庶人由之者也。由斯觀之，文之爲道，可謂閎矣。六經之所著，其無以易此矣。方今大漢道躋燧庭，德濟犧軒，肩堯舜而踵湯武，友周孔而臣曾顏，然且開陽闔陰，旋乾轉坤，囊籥元氣，陶冶至仁，上之則日月星辰，風雨雷霆，各順其序；下之則山川草木，夷狄禽獸，咸遂其倫。龐恩汪濊，大化齎淪，旁薄輪囷，葳蕤紛紜，於是位兩儀之體，布三綱之象，全五常之質，敘九疇之數，本之以道德，飭之以

禮樂美之以孝弟。容之以功業。明之以教化。綱之以刑政。聲之以號令。昭然乎宇宙之聲靈也。粲然乎官府之儀章也。秩然乎朝廷之等威也。尊卑有法。上下有紀。貴賤不紊。內外不瀆。人倫既正。風俗既淳。而王道成矣。此固今世之文。儷儷媿盛於五帝三皇然也。僕誠不佞。西蜀之鄙人。習業儒術。服膺先王之教之日久矣。生逢休明。竊仕王朝。雖職非台輔。不能變天緯。調化鈞任。彌綸裁成之責。固嘗望清光。奉末議。得以揚大道。陳古誼。斯文之事。略效其一二。仲尼有云。天之未喪斯文也。此僕以爲己任而不辭。譬如大化回春。吹管亦以助其氣。大明當天。引燭將以宣其輝。力則甚綿。功則甚微。而志之所見。庶幾暢六經之道。續孔子之緒而不墜。語不云乎。當仁不讓於師。而僕亦奚敢以遜爲。且孔子之修經。繇道否於用。乃託之空言耳。是以其言約。其義周。其辭近。其旨深。夫苟推而致之。功用所施。豈不既衍且博哉。今大漢之文。衍矣博矣。蔑以加矣。又曷以議爲哉。若夫風雲以爲體。花木以爲象。辭華以爲質。屬句以爲數。音律以爲本。雕鏤以爲飾。組繡以爲美。浮淺以爲容。華丹以爲明。偶對以爲綱。鄭衛以爲聲。瑋麗以夸誕。淫佚而侈靡。風流忘返。誇詡於章句。言辭云云者。此特文之一節也。僕固亦從事於斯。豈嘗弊精靡神。留連而沈溺哉。賔時資以爲游戲翰墨。宜暢性情之具耳。客遽以是欲盡僕之文耶。苟以是爲盡僕之文。是猶航斷溝絕港。而指以爲河海。聆箏笛之嘈晰。而擬鈞天廣樂之奏。豈不謬哉。

宣帝賜趙充國書

充國破羌。帝凡五賜書。最後羌既破。召還宜有書。而史闕。故補其辭。

皇帝問後將軍。曰者煩將軍以邊事。朕以師出國重費。虜宜卽滅。兼將軍年老加疾。萬一不可諱。誰爲朕理邊者。故詔趣將軍急擊羌。將軍計國萬全。持重不暴。謂虜當以計破。宜且留兵屯田。內無有亡費之利。外有守禦之備。此必禽之具。計爲便。朕奪於羣議。頗疑將軍怯。丞相相言。將軍數畫軍策。言常是。任其計。可必用。故朕遂決意聽將軍。今來奏已破羌。羌本可五萬人。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。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。溺河飢餓死者五千六百人。定計遺脫。與前輩黃羝俱亡者。不過四千人。羌靡忘自詭。必得請罷屯兵。前後舉不外將軍計。微將軍持議堅切。豈致如是耶。自今以來。朕無復西顧憂矣。將軍其班師振旅。以還道路。疆餐食自愛。

太常博士答劉歆書

劉歆欲建左氏春秋。逸禮。古文尙書。皆列於學官。哀帝令與博士議。博士或不肯置對。歆私書責之。當時博士必有答歆書。而史不載。故補其辭。

辱書欲建左氏春秋。逸禮。古文尙書三者。皆列於學官。此誠閱經籍之錯亂。愛聖道之廢失。甚盛心也。然其事顧有不可行者。故願以復于執事。昔者竊聞之。孔子大修六經之文。易爲十二篇。詩取三百十一篇。書定爲百篇。春秋亦十二篇。而禮之目。蓋儀禮三百。曲禮三千。或曰。孔子之於禮。常欲裁以爲書而未成。故其言曰。吾欲觀夏禮。是故之杞。而不足徵也。吾欲觀殷禮。是故之宋。而不足徵也。文獻不足故也。自戰國之亂。習經者旣鮮。及秦亡道。燔燒三代之書。於是經籍滅矣。然唯易得以卜筮故存。漢興久之。詩始乃興。而一人不能獨盡其經。或爲雅。或爲頌。相合乃成。其或全者。亦以託於諷誦。不獨在於竹帛故也。若禮

之爲書。缺壞最甚。漢初。高堂生所傳。唯士禮十七篇。及魯恭王壞孔子堂。乃得古禮經五十六篇。河間獻王以上之。而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者正同。餘二十九篇。藏之祕府。因謂爲逸禮。然正禮殘缺久矣。故范武子不識穀烝。趙鞅及魯君謂儀爲禮。自孔子歿。七十子之徒。其撰所聞爲記。而其後月令。呂不韋作繻衣。公孫尼子作。則未知今之逸禮。其盡出於孔氏歟。否歟。百篇之書。當秦燔書時。孔子末孫惠與濟南伏勝。各藏其本於家。楚漢之際。失其所藏。文帝時。勝口授鼂錯。勝既耄昏。乃謬合三十四篇爲二十八篇。歐陽。夏侯之徒。皆學之。寫以漢世文字。號今文尙書。至武帝時。孔惠之書。始出屋壁。百篇皆在。而半已磨滅。又皆科斗文字。惠孫安國。以隸古定。得五十八篇。爲之作傳。是爲古文尙書。既畢。會國有巫蠱事。訖用不聞。而其傳遂絕。近時好事者。乃頗僞作舜典。汨作。九共九篇。大禹謨。益稷。五子之歌。胤征。湯誥。咸有一德。典寶。伊訓。肆命。武成。旅獒。罔命等二十四篇。彼徒略見百篇之敍。故以伏生二十八篇。復出舜典。益稷。盤庚三篇。康王之誥。及泰誓。共三十四篇。而僞作此二十四篇。求與孔氏五十八篇之數合。則是今之所謂古文尙書者。又未知其果出於孔氏否也。春秋之作。自當時高第弟子如游夏。尙不能贊一辭。繇其辭謹約而義隱微也。夫子旣筆削成書。口授弟子。弟子退而異言。左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。以失其真。故取史記備著其事。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。則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者固非。然其去取是非。頗謬於聖人。謂左氏爲得聖人修經之旨。亦非也。今執事欲以此三事置博士。列於學官。豈誠以逸禮。古文尙書爲出孔